

惜抱軒全集

冊四

THE NEW YORK PUBLIC LIBRARY

ASTOR
TENNYSON
LIBRARY

惜抱軒文後集目錄

第一卷

說一首 序二十六首

第二卷

跋尾題辭十七首

第三卷

書七首

第四卷

壽序八首

第五卷

傳十首 贊三首

第六卷

碑文二首 墓表十一首

第七卷

墓誌銘十五首

第八卷

墓誌銘十三首

第九卷

墓誌銘十二首

第十卷

記十二首 祭文一首

第十一卷

墓誌銘十首

第十二卷

墓誌銘二十六首

第十三卷

墓誌銘文對集目錄

惜抱軒文後集一

說

五嶽說

或問五嶽所居前儒異說惡所定諸曰是不可定也昔舜攝天子一歲中周歷四方書第言東巡之爲岱宗而已南西北曷嘗言其嶽之爲某山哉夫嶽者以會諸侯使望走其山下者也天子歲所至方適有當親觀於其地者其地左右遠近不可必則必擇其地近之嶽而朝焉可先時使命以告其方之侯而不可爲一成不易會侯之嶽可爲會侯不易之嶽惟東方限於海其地不甚曠遠者也故書言之不得不異其辭爾蓋昔黃帝嘗合符釜山釜山爲北嶽而非必恆山也及禹合諸侯於塗山塗山近霍則霍山爲南嶽矣禹又合諸侯會稽則

會稽亦南嶽是故南西北會侯之嶽無一定之山此禹以前之制然也自禹以後天子不能行一歲周行四方之禮惟於岱宗尚有巡至之事則徧召四方諸侯於一嶽之下以至周所云衆纘曰同者蓋在岱宗爲多云若夫南西北之嶽旣不爲巡狩所至其山徒爲望祭所秩秩望可以有定名故四嶽有定名不知何時始然必三代之君不能行一歲周行之時之制非唐虞之制矣夫古帝所巡狩昔嘗命是山爲嶽矣則後王皆可取之爲嶽嶽有定名而前後王所定又異焉故爾疋釋山旣載河東岱河北恆江南衡河西嶽河南華矣又載泰山爲東嶽霍山爲南嶽華山爲西嶽恆山爲北嶽嵩高爲中嶽儒者相傳異說蓋皆古王者制也而不能質言其更易之時故鄭康成以爾雅後說釋大

宗伯之五嶽以爾雅前說釋大司樂之五嶽誠亦不知二者於周禮孰是非也若夫虞書第言四方之嶽而何休註公羊引書於如西禮下有還至嵩如初禮六字太史公封禪書記舜四巡後亦有中嶽者嵩高也之文似所見尚書同於何氏且夫國主山川天子之都宜有嶽焉唐虞皆在河東惟霍太山近帝都殆帝都之嶽也故霍不山古有嶽之名至潁川南陽夏人之居湯居亳皆在中土則太室爲王都之嶽無疑矣然亦不知當世果有中嶽之名否也稱嵩高爲中嶽或虞夏已有是名歟或始於周歟夫考論五嶽爲定說作爾雅者不能明而後人欲明之非所見之過也歟

序

胡玉齋雙湖兩先生易解序

六藝之學惟易最難明自朱子生於東南而天下之學始有統宗而啓蒙本義之書固講易者所當奉守也婺源爲朱子故里而胡玉齋先生方平生南宋之末受學於黃勉齋之門人董介軒夢程於是作啓蒙通釋上下二卷發明啓蒙之旨及其子雙湖先生一桂當元時隱居不出作本義附錄纂註十五卷詳取諸子他書之言及羣儒所說以廣朱子本義之意又作啓蒙翼傳上中下篇及外篇則於其父之書爲益詳博矣宋元學者皆宗尚朱子而胡氏父子於朱子之易尤深近世學者厭宋儒之學爲近易乃蒐求殘闕自名漢學譬如舍五穀之味而刮木掘土以爲食者也胡氏三書舊於婺源有雕本今皆殘缺而崑山顧氏所刻通志堂經解則三書具存今玉齋先生裔孫華川取

家藏殘本與通志堂本校其異同而擇從其善復刻此三書於婺源以之示余余欣華川能闡揚其先祖之美而冀是書流傳天下士君子有志於學易者慎毋舍此而他驚也遂爲序之

尚書辨僞序

古文尚書出自東晉至唐韓退之自言辨古書之真僞而不明言僞者爲何吾意其殆卽謂古文尚書也宋大儒始所論古文爲僞之端儒者展轉尋攷益得其理至於今日而古文尚書之僞大明余謂前儒議論慎重不敢輕出此奉古之道當然固非過也若至今日學者猶曲護古文尚書此則近於無識不可謂非過矣學問之事有三義理考證文章是也夫以考證斷者利以應敵使護之者不能出一辭然使學者意會神得覺犁然當乎人心

者反更在義理文章之事也昔閻百詩之斥僞古文專在考證其言良切而長沙唐石嶺先生作尚書辨僞其辨多以義理文章斷之先生生遠不得見閻氏之書而能自斷於此可謂真有識矣竊昔作尚書說中有數條乃復與先生意合今先生子刺史以先生書見示愚竊以自喜第恨生晚不見閻先生亦不見先生也先生既未見閻氏之書故言亦不能無誤如以孔註爲安國撰而不知其亦僞也以此歎前後學人每不能盡聚以廣其識獨其大體同者遙遙可合符而已

禮終集要序

禮制之衰廢久矣士恣其情循流俗之鄙陋詭於義而咎於中者不可勝道也而喪禮爲尤甚楊君病之作禮終集要欲扶而正焉其用意可謂善矣

先王之世既遠民俗異而國制屢更盡用古法則不可酌其所可行通古人之意期存人心之正足以講倫理厚風俗而已嗚呼君之用意可謂善矣或疑士有親在而詳言喪禮爲不宜夫人子質言親終而擬議其事則誠不忍若夫汎言喪制辨論其當否正儒者致知之事古聖賢皆爲之列經傳以教弟子夫豈有豫凶事之嫌哉况又有遭事有疑而欲有所徵以定其所從者乎然則是編不可廢也嘉慶十三年秋八月桐城姚鼐序

晉乘蒐略序

晉之有乘孟子以與魯春秋楚檮杌並稱而後世不見使其得傳縱不敢望孔子之春秋豈出左傳戰國策諸書下哉近世錄史家者正史之外有雜史傳記地理之具然考漢晉隋唐藝文之志其存

於今者十不及一焉典籍文記易泯難留誠好古者所深歎惜也合河康茂園先生蒐輯山西一省山川疆圉人物前人所紀誠史氏所當知而不可聽其泯沒者又以意斷論其得失凡爲若干卷取古晉乘以名之先生之才足任史事固無愧左氏之流而其爲此書乃當耄耋之年孜孜於撰述君子之不肯棄日如此豈非衛武懿詩之志乎鼎少嘗有意紀述之事迨老無成先生年長於鼎而卒此書以存數千里疆土中數千年之掌故今就以書來令爲之序鼎不勝歎服先生用志之美而復俯而增愧非徒蒲柳之衰亦志氣之惰也已嘉慶庚午中秋日桐城姚鼐撰

泰山道里記序

余嘗病天下地志謬誤非特妄引古記至紀今時

山川道里遠近方向率與實舛令人憤歎設每邑有篤好學古能游覽者各攷紀其地土之實據以參相校訂則天下地志何患不善余嘗以是語告人嘉定錢辛楣學士上元嚴東有侍讀因爲余言泰安聶君泰山道里記最善心識其語比有岱宗之游過訪聶君山居迺索其書讀之其攷訂古今皆詳核可喜學士侍讀之言不妄也余疑水經注於汶水左右水源流方面頗有舛誤又謂古奉高在今泰安右汶水故古登封入奉高境西行度環水而北至天門歷盡環道躋岱迺得封所馬第伯記可覆案也往昔在濟南秋霽登千佛山望岱巔諸峯遙相接竊謂歷城以南諸山皆泰山也後人多爲之名耳今閱是書每與余意合而辨正尤起人意聶君欲余序以重其書余淺學又偶過臆度

徒幸有合於好古力索久往來於山中者聶君足重余耳余安足重聶君哉

滇繫序

方志爲史家之一體非具史才者爲之不能善也昔司馬子長以父子繼爲史官而成太史公書然其後班彪卽仕爲縣長令而首爲漢書世推良史何嘗以其職哉自是以後居史職者往往屬諸上車不落之才而具史才者不得居其職是亦多矣雲南入中國最晚古事闕軼國家定天下幾二百年文治遠被邊陲雲南之文獻彬彬出焉然不得生其土地具史才者論定之猶患不能善也大理趙州師君天下才人也工詩文明吏事仕爲望江知縣合生平聞見蒐輯雲南事類成滇繫一書撰論古今之是非綜核形勢之利病兼采文物博

考故實此史氏一書之美而師君以吏治餘力成之豈非其才之過人而庶幾於叔皮之事者哉吾始識師君於懷甯後屢相接對見其人愷弟忠信篤於友誼愛士殷殷出於至誠真世之君子亦非獨才智之美也今以事過吾舍出須繫示余余旣取其人又樂其備西南一方之事成一家外史之書因書爲序云

廬州府志序

廬州居江淮之間湖山環匯最爲雄郡余嘗謂國家因明季舊制臨江建安徽省治官舍吏廨成立百餘年不可猝移耳若以地勢寬平原隰雄厚控扼南北之要言之安徽大府建牙未有宜於合肥者也故守是者尤貴得其人焉晉江張鞠園使君以尚書賢郎受特命守廬州敷政三年吏

靖民和人頌其治使君夙工文章勤學稽古於吏事之暇展尋舊志覺其舛失漏略且志後事未及紀者將百年矣乃復精考博採補綴修削更成新志凡若干卷於是鉅郡之規撫益彰而文獻之事益備夫廬州古文章地也昔者廬江周興之徒蘊匱古今博物多聞見推漢朝而民間作孔雀東南之詩遂爲千古五言之冠其風俗文盛可知矣及三國兵興爲用武之地文教衰薄風俗美惡與世轉移其來久矣 聖朝統治百餘年吏謹而民樂俗朴而道文夫文學者所以興德義明勸戒柔馴風氣登長才傑於爲政之事似賒而實切者也今使君勤成是志以示此方之人而因教導之則其所以化民成俗者固可觀其一節矣

河渠紀聞序

康茂園先生負經綸當世之才懷飢溺由己之志
生平宦迹所至爲民興除利病往往身雜畚揭之
間備歷艱苦而境內受其福者或可以經閱百千
年之久而不渝也其讀書博考遇有言治水之事
皆取而紀載上自禹績下及當代大爲河海細及
溝渠支分而統貫之共爲一書曰河渠紀聞夫太
史公作河渠書止於漢武之時而已而茲則舉武
帝以後天下治水之理辭悉備焉孟子曰禹之治
水行其所無事也夫無事非束手坐觀及苟且因
循任其成敗於天之爲也精思博訪以求之苦身
勞力以營之建作方術或有改更故迹而使水土
各得其性之所安使斯民利無弗興害無弗去斯
乃真行所無事矣太史公曰甚哉水之爲利害也
夫水苟不能之爲利則必使之爲害矣然則讀茂